## 地牢

阴湿的楼道旁,几只老鼠正在分食着地上的食物,当米擒牧北和伊文秋瑾走过时,它们如受惊吓般一哄而散,徒留下满地带有腥臭味的血迹让人视之作呕.伊文秋瑾紧紧跟在米擒牧北的身后一步一步的下着台阶,偶尔还会因身边老鼠的尖锐的叫声让她变得目光惊恐并潜意识的向后缩了缩身子.这时,楼道尽头泛起幽幽的火光,慢慢地在俩人的视野内清晰起来.米擒牧北向前望了一眼,随后把头转向了身后的伊文秋瑾淡淡的说道:”到了.”,伊文秋瑾听到米擒牧北的话后,情绪上没有任何顾虑,目光坚定的先前方看一眼后,径直就往楼下奔去...

楼下空间变得宽阔起来,但在眼神绝望而又呆滞的地牢囚犯的目光下,伊文秋瑾似乎感受到了空前的压抑.他们在伊文秋瑾眼里,就像经守墓园的老人,于看淡生死之后他们已经变得个个呆若木鸡.当伊文秋瑾看过所有人后,他们突然如失心疯一样个个起身奔向牢门,对着刚刚踏入牢房的米擒牧北,发出了野兽般的嘶吼:”狗贼,我杀了你!”,”我们伊文氏族,做鬼也不会放过你这卑鄙小人!”,两位值守在地牢的夏国禁军见到如此糟乱的场景,开始挥动手中的长戟极力镇压.但也无济于事.他们像是被囚困的野兽,每一个动作都像要把眼前的男人撕得粉碎.而米擒牧北这一边似乎早已习以为常,对待身边无尽的怒吼声,他依旧展露着不屑的笑脸,像是嗜血猎人一般,对待身边的如野兽般囚犯脸上看不出任何仁慈.

但在地牢尽头,却有一对看似夫妻的囚犯没有与其他囚犯同流合污一起嘶声咆哮.他们只是静坐在牢房的草席上,女囚犯精心的梳理着男囚犯的发鬓,从女囚犯脸上血红的伤痕和慈祥的目光来看,似乎体现出来的是地狱之中对夫妻感情的一种偏执守护.这时,伊文秋瑾似乎认出了两人的身份,她慌也似的跑到了牢门前面,扶着圆柱木杆跪倒在地上,眼中顿时噙满泪水失声喊道:”爹--娘---”,女囚犯发觉后缓慢的转过头来,就在母女眼神对望的一瞬间,世界仿佛静止了一样.在这阴暗无光的地牢内,在这日久思念亲人团聚的氛围中,重逢的喜悦却化不开地牢的冰冷,亲情的泪水却消不散狱中生活的蹂躏,百感交集之下,母女二人相视不语潸然泪动.这时伊文秋瑾父亲走了过来扶住了母亲的肩膀,甚是担忧的对伊文秋瑾询问起来:”瑾儿,是谁让你来到这里的?”,伊文秋瑾听到父亲的问候,拭干了眼角的泪水后,便把头转向了身后的米擒牧北.

当秋瑾父亲目光经过米擒牧北身前时,原本洋溢着重逢喜悦的脸上,霎时间变得阴沉起来,就如同被乌云吞噬的天空般看不出任何色彩.他冷哼了一声背过身去随后又转过侧脸疾言厉色道:”狗贼!你假行仁义,表面上对我族人暗中收留,但实际上却利用我族人与夏国的的矛盾关系,怂恿我族人勾结宋国官商,暗中发展势力,从而完成你吞并夏国的野心!说实话,你才是夏国的反贼!”,听到秋瑾父亲一番激烈的批判后,米擒牧北却病态一样开始拍手叫好,脸上的笑容也随掌声的节奏逐渐变得阴冷起来.他先是冷冷的瞥了一眼牢房中男人,随后用充满讽刺的言语说道:”说的真好,但你别忘了这里是东麓院的地牢,全在我掌控之下,即便你喊破嗓子,也不会有人发现!”,然后他又掏出别在腰间的黄色小册,展开后举过头顶示意让众人看到并指着其中的内容说道:”这便是夏王的处决文书,你们这群叛贼的生死,将由我本人接管,如若再得放肆,立斩不待!”,说完他就像值守的禁军摆动了个手势,显然有想要有处死犯人的想法.秋瑾父亲见禁军凶狠狠的走过来,脸上却没有丝毫畏惧神色,而是挺身向前一步破口骂道:”狗贼,你早有杀我之心,快快动手,我伊文胜武,从没对你惧怕半分!”.”爹--不要啊!”,这时跪在地上的伊文秋瑾一边拖着米擒牧北的一条腿,一边对牢内父亲极力劝说.就在父女两人生死沦陷之际,米擒牧北却对着脚下的伊文秋瑾讥笑道:”真是父女情深啊!,好!想让我放过你爹可以,但只要你能听从我安排,我肯定会保你家人平安!”,米擒牧北的回答就犹如水中飘来的一块浮木让溺水一般的伊文秋瑾拼死抱了起来,面对解救父亲的一线生机,她根本没有任何顾虑,甩着眼角的泪水对米擒牧北喊道:”只要能救我家人性命,什么事情我都会答应你!”,对待伊文秋瑾刚刚说出的话,米擒牧北似乎早有预料,一段沉默后,他对身下的伊文秋瑾却只说出了五个字:”除掉元仲辛!”,